

让青春放飞梦想 ——《飞旋的爱特莱斯》评析

王英睿

我所认识的王丹红是一位有情怀、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她的作品上演率极高，许多已成为各大乐团的保留曲目。她曾多次荣获政府最高奖（文华奖）以及国内外众多作曲比赛不同级别的奖项。2014年11月，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音乐会，反响非常好。这首《飞旋的爱特莱斯》在2012年CCTV全国民族器乐大赛中，夺得了唯一的最佳原创作品奖。演奏这首乐曲的“亚西力克”组合则荣获传统组合类的金奖及总决赛的银奖。这次，《飞旋的爱特莱斯》又作为民族室内乐优秀曲目入选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四届“新绎杯”，可喜可贺。

一、惊艳亮相 CCTV: 关于作品及其定位

(一) 作品定位

第一次听《飞旋的爱特莱斯》这个作品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首欢快的新疆“小品”，并未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觉得它有点短，很多乐思还未展开，仍意犹未尽，像是被有意压缩了。不禁好奇，这样一首小品如何摘得了唯一一个最佳创作奖？然而待我看到录像、拿到乐谱、将时空还原到 CCTV 大赛现场，并联系起创作背景等等诸多因素，方才明白得奖绝非偶然。细细品来，越发喜爱这个简洁明快的精妙“小品”，并不得不为作曲家的创意与勇气点赞。

《飞旋的爱特莱斯》是由作曲家为维吾尔族乐器量身打造的、从西方室内乐角度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对于新疆木卡姆艺术团来说，演奏西方室内乐作品这是第一次。在创作理念上，这种用西方音乐思维演绎中国原生态器乐的创作方式，据我所知，也是第一次。

对于民乐大赛，常见的是汉族传统民族乐器，而各地特色乐器参赛的比较少见。正所谓“鲜为贵”。《飞旋的爱特莱斯》是木卡姆器乐演奏的组合形式，乐队成员都来自新疆木卡姆艺术团，整首作品较多保留了类似木卡姆的原生态音乐样貌，从音乐到乐器再到演奏家外形、服饰均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乐队中艾捷克、热瓦普、

都塔尔、弹布尔这些地道的新疆本土乐器，件件古朴、典雅，不仅能够弹奏独特美妙的音乐，而且还可作为一件精美华丽的工艺品来展示。王丹红对这些乐器爱不释手：“暂且不去听它们演奏的音乐，先看这些‘行头’就会让人对它所演奏的音乐肃然起敬并充满无尽的想象和期待了。”接下来，这些形色各异的新疆特色乐器带来的强烈西域色彩，使本来就略显奇异的曲调浮现出更加独特而迷人的气质。

（二）作品赏析

我常常想，作曲家写曲子的过程就好比是打仗，须得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就器乐创作而言，从乐器的选择，到不同音区乐器的组合，再到调动乐器的潜能、彰显特色，无不考验作曲家在宏观把控以及对细节处理的能力。

首先来看乐队的“阵容”：两个艾捷克、两个高音热瓦普、两个低音热瓦普、一个都塔尔、一个弹布尔、一个扬琴、一个笛子、一个唢呐、两个打击乐乐器。丹红讲：“选择这十三件乐器是因为它们囊括了新疆乐器中拉弦、弹拨、吹管、打击乐这四大音色类别。”在乐器总体的把握上，已经足够完备。有了强大的阵容，接下来再看看作曲家的“布阵”：笛子、唢呐、两个高音艾捷克、两个高音热瓦普担任旋律声部；低音热瓦普、都塔尔、弹布尔、扬琴担任和声声部，形成一个“音响团”以弥补音量的相对不足，与高音的旋

律声部相抗衡；低音热瓦普担当乐队坚实的低音基础；手鼓和打击乐在外围把握节奏贯穿始终。十几件乐器可谓层层叠叠，在高、中、低不同层面融汇交织，多层次地为音乐的横向流动奠定了纵向的音响基础。

从横向的音乐发展来说，这首作品是根据 CCTV 大赛要求的模式创作，因为有时间限制，只能适当展开，但恰到好处。乐曲采用西方古典音乐 A—B—A（快—慢—快）的三段体曲式结构，并通过富有鲜明新疆地域特色的旋律，以高度凝练的笔触描绘出以高原、戈壁、绿洲等典型地貌特征为代表的新疆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

从逐段的赏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富有地域特色的旋律、动感节奏；特色乐器的音响、音色呈现；乐器集团形成的音响团恰到好处的承托，是这首乐曲的几大特色。

第一段，快板。运用了舞曲音乐多主题、多乐思的创作手法。八七拍的节奏律动是典型的新疆塔吉克民歌特色，但又不局限于某一首民歌，表现了粗犷、活跃的舞蹈风格。随着热瓦普、弹布尔、都塔尔、扬琴奏出的几个连续的引子和手鼓打出的起跳鼓点，气韵悠长的高音艾捷克最先亮相。接着，明亮欢快的梆笛、火辣辣的唢呐共同反复奏出主题材料 a，中音区各件乐器悉数登场，重复主题材料 a。极具穿透力的梆笛在低音区模仿鹰笛主题材料 b 送出，顷刻已仿佛置身于帕米尔高原。紧随其后，唢呐、打击乐齐上阵，伴

随着人声的唱喝，将歌舞推入一个小高潮。

第二段，慢板。这一段给了传统乐器艾捷克充分施展特色的机会。扬琴迅速划过一个半音阶后，在手鼓的伴奏下，忧伤的艾捷克出场，弦弦深情，婉转旖旎，尽显新疆音乐中立音特色。简单的几个单音却百转千回，欲言又止，终于在曲笛稍显浑厚的音色伴随下，款款地奏出那触人心弦而又耐人寻味的旋律c，像是在讲述一个忧伤的传说……在中音区乐器团的烘托下，笛子、唢呐以复调形式先后在高音区气韵悠长地飘出主题旋律，中间层弹拨乐器逐渐汇入。当所有人刚渐渐沉浸在动人的故事里，被它感染，为它激动，为它浮想联翩之时，手鼓响起，人声喝起，你还来不及多想就已经被拥入舞动的人群……

乐曲进入快板的第三段，是第一段的扩展再现。随着热瓦普、弹布尔、都塔尔、扬琴奏出密集的音响团，手鼓打出激烈的鼓点，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服饰鲜艳的姑娘们步入场中，舞姿婀娜，长长的发辫和鲜艳的裙裾在空中飞舞。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所描绘的那样，“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这里的四次反复休止极富动感，那突如其来的急煞先抑后扬，预示着更加热烈的场面即将到来。果然，鼓声铿锵，唢呐狂野肆意，笛子婉转俏皮、喝声高亢，交相辉映。小伙子动作粗犷、强健有力地紧随姑娘们步入舞场。在手鼓急速的鼓点中，都

塔尔、弹布尔、扬琴、热瓦普连续密集十六分音符映衬下，笛子、艾捷克不同音区的转接、不同音色的复调式旋律热烈竞奏。一曲接一曲，鼓声不止，喝声不断，男女老少齐上场，千姿百态。舞步越来越快，最后变成急速不停的旋舞。再次出现的四次急煞将舞者那撩人的眼神、旋转的裙裾、欢快的舞步定格成永恒。

就这样，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青春靓丽的“亚西力克”组合奏着《飞旋的爱特莱斯》在 CCTV 的舞台上惊艳亮相！他们是在用“心”演奏；面对天地、面对自己、面对劳动、面对羊群、面对心上人的真情倾诉。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真实，故而感人，因为自然，故而美丽！

二、让青春放飞梦想：相关创作背景

一首音乐作品优美动听的旋律是如何形成的？作曲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创作冲动？是怎样的一种情境，或者说作曲家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才有了乐曲的诞生？对于作曲家一度创作及演奏家二度创作过程中“故事”的诠释与解读恰恰有助于揭开上述谜底，并会加深我们对这部作品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2012年5月至11月，中央民族乐团安排王丹红去援疆，在新疆木卡姆艺术剧院挂职任团长助理。当时正赶上中央电视台器乐大赛。此前，已经有诸多的原生态民歌走上 CCTV 的舞台，令人惊叹。

丹红于是萌发了要带木卡姆艺术团参加音乐大赛的想法。初衷是要让这藏在深闺的民间瑰宝“走出新疆，走向世界”。《飞旋的爱特莱斯》正是源于丹红的这个援疆梦想。

她是那样热爱那片土地，对那里的音乐充满赤诚，她说：“对那片土地的热爱和着迷，让我有时甚至认定自己就是那里的原乡人，而非匆匆过客……”。对她来说，援疆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真正深入民间采风。半年的时间里，她去了南疆、北疆，新疆最西边的麦盖提、喀什、莎车、叶城、阿克苏、吐鲁番、克拉玛依等地，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新疆文化和艺术，有了切身直观的感受。在喀什，她参观阿帕霍加陵墓、艾提尕尔清真寺，了解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的民间老艺人学习演奏都塔尔。在麦盖提和莎车，她亲身感受刀郎木卡姆的艺术魅力，亲眼目睹七旬老人跳刀郎木卡姆，为当地民间艺人精彩的演奏、演唱所打动。美轮美奂、有灵魂、充满想象力的新疆音乐激发了她的创作力。在进行了大量、充分的实地采风调研后，丹红收集整理大批资料，开始对新疆传统音乐文化更加深入、潜心地研究创作，先后有《花儿还是那样红》《卡林卡》及《飞旋的爱特莱斯》三部室内乐作品诞生。

《飞旋的爱特莱斯》的音乐素材源于塔吉克民歌，我们所熟知的电影音乐《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以塔吉克民间情歌《古丽碧塔》作素材创作的。是因为对《花儿为什

么这样红》的熟悉而选择塔吉克民歌做素材吗？选用的哪首民歌？我曾问过作者，她说并未特意设计，旋律是“自己冒出来的”。然而，这种听似简单、看似无端的“冒出来”，却是作曲家长期音乐实践与超强音乐感悟力整合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可贵的音乐下意识的自然涌动。

中国塔吉克族属高山塔吉克的一支，历史悠久。这里简直就是民歌的海洋，无论反映古老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歌颂爱情和宗教仪式的习俗歌，还是爱情歌、叙述长诗歌，至今仍然保持着古朴、独特的风格。塔吉克族同新疆地区其他民族一样，视民歌为其生命。人们用歌声表达喜怒哀乐，用歌声表达理想，用歌声叙述和记载着他们的历史。朝朝暮暮，美丽的歌声总是在云里荡漾着，令人遐想和向往。正是在这个歌舞汪洋的全方位浸润中，作曲家的听觉、视觉均处于高度饱和，扑面而来的灵感瞬间将其点燃，旋律自然而然从心底流出。

尽管在此之前，王丹红已经有多部作品成功问世，但对于这部“小品”，作者坦言创作的时候特别艰难。这首作品“虽然不是我规模最庞大、情感最厚重的作品，但却是最特别的作品”。她说：“采风总共也就半年的时间，这其中大多数的乐器都还不熟悉，心里没谱，这个组合的十几件乐器，全部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乐器，采风的过程中有过大致了解，知道热瓦普、艾捷克、弹布尔等一些乐器的

定音、音响、音域、音色特点、常演奏的几个方式，但想象不出它们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当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便是这样，凭着对这方水土的挚爱，怀揣着美好的援疆之梦，秉承着一贯的对音乐事业的不懈追求与独特的艺术感悟力，一个星期内，一曲旋律青春时尚、在短暂的六分钟内高度浓缩新疆音乐精华的《飞旋的爱特莱斯》一气呵成。

之后就是演奏家的二度创作。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器乐演奏来说，这句话再贴切不过了。“亚西力克”组合的演奏家来自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在打造《飞旋的爱特莱斯》的这个团队里，从作曲家到演奏家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是地道的青春组合。“青春”一词的维吾尔语是“亚西力克”。因此，王丹红称之为“亚西力克”组合。此前，他们的器乐演奏多是按照民间流传的传统木卡姆形式，自幼接受的就是常年的“大齐奏”。现在要在短短的二十天里迅速改变二十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习惯，谈何容易！就好比把原来已经拧成的一股绳打散重新织成一股新的，一切得从头开始。丹红每天去新疆大厦，亲自帮他们排练。每个音、每个乐句；这个重点、那个弱点；谁接谁，等等。乐团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地练，他们真的非常想在这样一方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音乐，展示自己……两个月后，事实证明，这种西方室内乐的音乐及其演奏方式，他们完全接受了。历经预选赛（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

分组赛、总决赛多次拼搏，来自新疆的“亚西力克”组合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组合形式，成功演绎了这首用西方音乐思维创作的《飞翔的爱特莱斯》，一举夺得传统组合类的金奖及总决赛的银奖，实现了他们要走出新疆，登上 CCTV 舞台的梦想。实践证明，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脚踏实地的艰苦付出，梦想定能成真。一切困难都将成为过去，成为通向成功路上的铺路石。

三、感悟与思考：爱她就要尊重她

众所周知，新疆许多民族的人们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新疆各族的民间音乐多受伊斯兰教影响，它音调独特、音程迥异、拥有自己的节奏模式，在自己语境中，为世人提供音响的享受。丹红称此次援疆是一次“艺术之旅、心灵之旅”，在她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久远、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异常丰富的伟大国度，需要更多一些的时间和耐心，才能走完真相、沐浴身心。这对艺术家来说是艺术积累的巨大宝藏，更是心灵沉淀的最佳时机。”

从这些话语里，我深深感受到一位青年作曲家发自内心的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艺术的尊重、敬畏与热爱。她说：“写这个作品，我一直是试探着往前走，唯恐触碰到不该触碰的。”她知道这个民族的每种乐器、每种艺术都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越是爱它，越

小心翼翼，倍加呵护。对于作曲家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素质与品质！她与老乡们同吃共住，深入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乐器特性，在这个基础上挖掘乐器潜力，量体裁衣，提炼出尽可能像他们、适合他们的音乐，进而去写他们能接受的，属于他们的音乐。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援疆”。

爱她、尊重她，自然要保护她，使她更美更好。前文已给《飞翔的爱特莱斯》定位：这是由作曲家为维吾尔族乐器量身打造的、从西方室内乐角度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室内乐”是个西方音乐名词，但在与西方相当的历史时期以及更早的时间，中国实际上一直有同样类型的音乐品种存在，我们称之为“合乐”“房中乐”“弦索”“弦索乐”“合弦索”等等。曾经在近代或目前仍遗存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器乐乐种，比如福建南音、潮州弦诗乐、弦索十三套、河南板头曲等等，都与之一脉相承。很多传统乐器都是依附于这些乐种得以传承至今。然而，目前随着时代的变迁，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的变化，我们很多现存的乐种都面临困境、濒临衰微，被列为文化遗产进行特殊的保护。即便如此，很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乐器及其相应器乐文化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逐渐失传。除了原封不动地保存之外，有没有更好的保护方式使之得以延续？能否尝试多种发展模式？

作曲家为古老的传统乐器量身打造作品，这无疑是在为之继续流传寻找途径，同时也为当代民族室内乐的发展开辟道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注意并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民族器乐与西方音乐有着重要标示性不同的是乐器独特的个性，丰富多彩的音色，以及由于左手丰富的按音产生的特色韵味。这是中国民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特定而稳固的形态特征，反映着国人自己的音乐思维方式与审美趣味，是构成中国民乐“传统”的重要因素。这也正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应予以保留与发扬的重要方面。

善于发掘乐器潜力，发挥乐器特色恰恰是王丹红民乐创作的一大特色。从她以往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她总是尽可能地给每件乐器展示自己的机会，《飞旋的爱特莱斯》亦是如此。中国传统乐器的最大特点就是其音色个性及左手的按音特色。从前面赏析中可以看出，王丹红创作的《飞旋的爱特莱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路和范例。尽管是用西方室内乐思维与作曲技法创作的，但作曲家非常小心谨慎，没有复杂的节奏，新潮的现代作曲技法，始终以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旋律为核心。一方面尽可能发挥民族乐器特色，将这些不同音区、不同音色的乐器加以整合、调配使之扬长避短、共同为旋律服务；一方面将富有民族特色的旋律、富有地域特点的动感节奏自然地镶嵌于和声、复调的织体中。于是，在对乐曲清晰

的新疆音乐风格认同里，我们获得了一种熟悉而又分明不同的听觉体验。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多一些的尝试。因为，多一种尝试就是多一种生存的希望。但前提是必须坚守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固有的精神内核与本质特征！

爱她就要尊重她！